



寒亭区高里街道,一个因猪鬃而盛的地方,现在正面临着转型之痛。过去的30年,猪鬃曾经带给这个小镇财富和名望,但是如今这个以传统手工艺为支撑的加工业正走向终点,人们心有不甘,却又对此无能为力。



猪鬃兴衰30年

文/片 本报记者 杨万卿 付志锦

猪鬃带来了小洋楼

根据史料,寒亭区高里街道猪鬃加工,起源于清朝末年,距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。由于加工技术成熟,高里水煮猪鬃有鬃长、质韧、光滑和耐用的特点。

农民王芹英从十多岁就开始跟着长辈学着加工猪鬃,一干就是30年,已年近五十的她,经历过猪鬃加工业的黄金时代。

对于猪鬃的加工流程,王芹英从十几岁开始,就已经很熟练了,首先是要弹毛,使猪鬃所带的残肉软化,用木板捣松肉皮,使其与粘着的猪鬃完全分离松散。第二步是洗毛,将松散的猪毛用水洗了之后,放在炕灶上烘干或放在日光下晒干。第三步是蒸毛,猪鬃是又硬又弯的,蒸煮后就不一样了,可以变直。第四步是分尺,又叫提鬃,就是根据猪毛的长短进行分类。第五步是倒顺,将分类完毕的猪毛按照头和梢进行再一次的整理,让所有的猪毛顺序一样。最后一步就是把分尺之后的猪鬃整理,成品就这么加工完成了。

猪鬃卖得好的时候,家里收入形势大好,这期间,二层小洋楼起来了,加工猪鬃的机器买上了,到现在,一晃几年过去,虽然整个镇上的猪鬃加工成了夕阳产业,但

是,王芹英家中还雇佣着6个工人,每个月能加工4000多斤猪鬃成品,算是少数没有受到太大冲击的家族之一。

夕阳产业颓势尽显

每个从事猪鬃加工超过十年的人都知道,现在的猪鬃加工业处在一个萎缩的状态,猪鬃成品的整体利润在下降,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也不断减少。

“1994年,猪鬃成品可以卖到2到3块钱一斤,我每天的纯利润可以达到30块钱左右。而现在,四五块钱一斤,每天也就挣个60块钱。但现在的60块钱可比不得1994年的30块钱啊。”王芹英感叹到。

“猪鬃的质量有所下降,一个产业到达顶峰之后,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忽略质量。”高里街道的一位老人对记者说,原来猪鬃的长度至少在70毫米以上,比现在平均要长20毫米,长度缩短了,价值也变小了,原来100多元一斤,现在只能卖10多元一斤。同时,随着猪鬃长度的缩短,市面上出现了很多替代品,如塑料丝等。

这位老人说,“这样一来,天然猪鬃成品,长度越长价值越高,而塑料丝不论长短都是一个价钱,这样一来,猪鬃成品越长的成本越高,反倒赚不着钱了。”



家庭作坊里堆着的猪鬃产品。

不到十年的时间,整个镇上加工猪鬃的家庭,从黄金时期的3000多户,如今已经不到100户。“这就是淘汰,机械再普及,工艺没法创新。”从事了30年猪鬃加工产业的王芹英说。

变了味的猪鬃加工

“现在不一样了,就算还是叫猪鬃加工,但已经不是正宗的猪鬃了。”王芹英说。

虽然猪鬃看上去不起眼,甚至还有一种怪怪的味道,但是经过加工后,由猪鬃制作成各种各样的刷子,有弹性、很耐磨,再加上猪鬃是一种纯天然的产品,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受到消费者的欢迎,销路非常好。

而现在,天然的猪鬃产品已经不会重现于市场上了,取而代之的,是由猪鬃和一种塑料丝掺杂而成原材料制成的产品。

全部用天然猪鬃加工的成品,虽然比较耐磨,质量好,但是成本太高。成本一旦高了,就得加价,消费者更倾向于买性价比高的掺丝产品。显然,耐磨性对于更新迅速的现代生活,已经不是第一要素了。

“工艺没法创新,只能从原材料上改变。”与王芹英从事同一行业的人都明白,机械化再普及,有些程序最终还是依靠懂得手工艺的人力完成的,猪鬃加工再创新,最多还是半机械化制造业。“但是,如果原材料变了,就从根本上和以前不一样了。”

不会再让儿子干这行

高里街道每个年级稍长点的人都知道,猪鬃加工业最辉煌的时期是1994年前后,那时候几乎镇上随便每个社区家家户户都加工猪鬃,1994年,整个镇上加工猪

鬃的有3000多户家庭,每家都以猪鬃加工为收入来源。而猪鬃加工业最集中的地区,是高里街道的双杨社区。

但是现在,整个镇上,剩下的猪鬃加工点已经不到100个,双杨社区更是一个猪鬃加工点都没有了。

当年的繁荣现在已不复存在了,王芹英显得特别平静,“现在干这一行的全是50岁左右的人,等我们这代人不再干了,这个产业就再也没有了。”这个曾经给王芹英乃至高里街道许多村民带来富裕生活的辉煌产业,就像大多数手工业一样,在岁月长河中慢慢销声匿迹。

王芹英坦言,现在根本找不出一个愿意从事猪鬃加工制造的年轻人,现在工人的工资都不低,发同样的工钱,加工猪鬃耗时费力,又脏,“我不会让儿子干这行。”

2007-2012

齐鲁晚报·今日潍坊
心系潍坊 激情飞扬

飞扬

齐鲁晚报·今日潍坊 5周年大型纪念特刊

4月20日隆重推出

新闻热线:8073110 招商热线:8538702